



陳文和
主編

嘉定

錢大昕全集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



嘉定

錢大昕全集



陸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intricate scrollwork and floral patterns,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area.

潜研堂金石文跋尾

祝竹點校

傳青主問閭百詩：金石文字足以正經史之訛而補其闕，此學始於何代何人？百詩考得王肅據子尾尊、劉杏據齊景公尊、孟康據玉珪、張晏據伏生碑、晉灼據黎陽碑、傅宏仁據齊胡公銅棺題字、顏之推據秦權銘凡七事，以爲此外無先之者。但王肅、劉杏、孟康所據，皆無文字，則精確者惟四事耳。而此外若昭三年傳叔向引讒鼎銘以證「憂不可樂」、昭七年傳孟僖子引考父鼎銘以證「明德後有達者」、禮記祭統篇引孔悝鼎銘以證作銘之義、考工記栗氏引嘉量銘以證量之制。此見於經者也。史記封禪書，李少君識齊桓公柏寢銅器，案其刻果然。漢書郊祀志，張敞案美陽鼎款識，辨爲周鼎。此見於史者也。若家語載金人銘、大戴禮載丹書銘、秦本紀載始皇所立諸碑、魏收魏書衛操傳載操所立大邗城碑，而柏人城西門碑闕，且據以爲即舜納于大麓之迹。凡此，皆百詩之所未及舉也。然則金石之學自周、漢以至南北朝，咸重之矣。而專著爲一書者，則自歐陽永叔始。自永叔以下，著錄者甚多。有專取一體書者，如洪氏适隸釋、婁氏機漢隸字原是也。有取金不取石者，若宣和博古圖及薛氏尚功鍾鼎款識、王氏休嘯堂集古錄是也。有專取一地者，若黃氏叔璚中州金石考、畢氏沅關中金石記是也。而王氏象之雖稱輿地碑目，實限於偏安州郡。至葉氏封嵩陽石刻記限於一山，黃氏華蕃恒山石墨考限於一廟，而潘氏迪石鼓音訓、桑氏世昌、俞氏松蘭亭考、周氏在浚天發神識考、鄭氏元慶石柱記釋、陳氏鵬年瘞鶴銘考，則并專考一碑，更爲狹矣。凡此，皆偏而不全，姑勿具論。予嘗論其完備者凡六家：自歐陽外則趙氏明誠、都氏穆、趙氏崑、顧氏炎武、王氏澍，斯爲具

體。而以跋人文集者，如曾氏鞏、歸氏有光，寥寥數通，未足名家。惟朱氏彝尊始足并列爲七焉。最後，予妹婿錢少詹竹汀潛研堂金石文跋尾，乃盡掩七家出其上，遂爲古今金石學之冠。吁！此豈予汗其所好，爲一人之私言哉？實平心研覈而灼見其然者爾。且夫金石之學，青主雖并稱有益經史，實惟考史爲要。蓋漢碑或間足證經，亦須精識慎擇。若魏、晉以下碑，何必作經證哉！故知當專取考史也。乃七家中最佳者，能考史十之三四，其次一二而已。下者至但評詞章之美惡，點畫波磔之工拙，何裨實學乎？竹汀於史，橫縱鉤貫，援據出入，既博且精。所作二十二史考異，固已得未曾有。出其餘技，以治金石，而考史之精博，遂能超軼前賢。論者動云：今人不及古人，何哉？予曩與竹汀同居燕邸，兩人每得一碑，輒互出以相品隲。及先後歸田，予肆力於史，作十七史商榷，於金石未暇別成一書，而竹汀獨兼之。予才固不逮竹汀遠甚，竹汀顧欲得予言弁其端者，豈非以其才雖不逮而意趣則同故邪？丁未冬日，同里西莊王鳴盛撰。

目錄

序		一
卷一	三代 秦 漢	一
卷二	魏 吳 晉 前秦 梁 後魏上	三七
卷三	後魏下 齊 周 隋	六五
卷四	唐一	九五
卷五	唐二	一二二
卷六	唐三	一四五
卷七	唐四	一六九
卷八	唐五	一九六
卷九	唐六	二一九
卷十	唐七 後梁 後唐 後晉	二四八

—

[illegible]

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

三代

峋嶬山銘 殷比干墓銅盤銘 石鼓文 吉日癸巳四字 焦山鼎銘 卯敦銘 西宮槃銘

秦

琅邪臺刻石 泰山刻石 嶧山刻石

漢

五鳳二年刻石 居攝壇壝刻字 漢中太守鄱君開褒斜道碑 中岳太室神道石闕銘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北海相景君碑碑陰 敦煌長史武斑碑 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 孔廟置百石卒史碑 韓勅造孔廟禮器碑碑陰及兩側 郎中鄭固碑 蒼頡廟碑碑陰及兩側 淮源桐柏廟

碑 泰山都尉孔宙碑碑陰 執金吾丞武榮碑 竹邑侯相張壽碑 衛尉卿衡方碑 史晨奏出
王家穀祀孔子碑 史晨饗孔廟後碑 淳于長夏承碑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博陵太守孔彪
碑并碑陰 司隸校尉楊淮碑 司隸校尉魯峻碑碑陰 熹平殘碑 武都太守耿勳碑 聞熹長
韓仁銘 州從事尹宙碑 校官碑釋文 白石神君碑 郃陽令曹全碑碑陰 蕩陰令張遷碑碑陰
仙人唐公房碑 武梁石室畫像 武氏左石室畫像 天祿辟邪字 膠東令王君廟門碑 石
人胸前題字 三公山碑 孔子見老子畫像 又 中部督郵郭尚等題名

三代

元 峴嶼山銘

右峴嶼山銘。韓退之賦詩云：「道人獨上偶見之。」又云：「千搜萬索何所有。」文人寓意，不過子虛亡是之流，非真有見之者也。宋嘉定壬申，何子一自言親至碑所，模其文于岳麓書院。然當時好古之家，皆疑其僞。故歷元至明初，罕聞于世。自楊用修、楊時喬、安如山輩展轉翻刻，流布海內，真以爲古文復出矣。予嘗見嘯堂集古錄模漢滕公石室銘文，與此絕相

似，皆宋人僞作。

元殷比干墓銅盤銘

右比干墓銅盤銘。薛尚功謂唐開元中得于偃師，考諸圖籍，即比干之墓。然比干墓在汲縣北十五里，宣尼題字或出後人傳會，魏孝文、唐太宗碑文具在，可證其不在偃師。而薛氏遂題爲封比干墓銅盤，繫之周時，毋乃信之太過乎？張邦基又謂：「政和中得自鳳翔。」按：汝帖刻於大觀己丑，已載此銘。政和紀年乃在大觀之後，其不足信明矣。元延祐間，衛輝路學正王公悅臨摹汝帖，刻於墓上，推官張淑記之。公悅，秋澗之子也。墓之有此銘，實始於元時。今所傳者，明萬曆中重摹本，又非公悅之舊矣。此銘文字奇古，自非漢以後物。其以爲封比干者，則無確證。但相沿已久，姑存其名焉爾。

元石鼓文

右石鼓文，今在國子監大成門，左右各五。元國子司業潘迪撰音訓，刻石立其旁，稱「見存三百八十六字」。今距至元己卯又四百二十餘年，文之存者僅二百五十四，點畫或不具。然猶是周家之故物，非有神物護訶，安能久而不壞若此哉！古文籀文，學者不能盡通。諸家釋音，不無傳會之失。楊用修任意增改，尤爲識者所憎。至如「君子員員，邇邇員旂」，鄭、潘

說皆不了。按：古文「游」本一字，「云」與「員」亦相通。楊讀爲「君子云獵，云獵云游」，蓋得之矣。「瀟有鯀」，潘氏讀「鯀」爲「鯨」，疑「瀟」有重文。愚意「鯀」當是「小魚」二字，「小魚」合爲「鯀」字，猶「大小」合爲「尖」字也。

九「吉日癸巳」四字

右「吉日癸巳」四字，相傳爲周穆王書，在贊皇縣之壇山。宋皇祐中，宋子京守鎮陽，訪此於士大夫間。後有贊皇令劉莊，鑿石輦置趙州解。權守李中祐陷置廳事右壁，爲文記其事。政和五年，此石取入內府，亂後失所在矣。今贊皇儒學有此文，右方載李中祐記，後題「嘉祐己亥歲，秋七月丁未望日，□石于鄙□之廳壁。令趙庠誌」，蓋宋時翻刻者。

焦山鼎銘

右焦山鼎銘。京口三山，昔人比之蓬萊、方丈、瀛洲。焦最僻左而名特著者，以此鼎及瘞鶴銘在焉。宋人好辨識鐘鼎文字，此銘獨未著於錄，其出於何時何地，不可得而知矣。古器銘多用「鑒勒」字，惟石鼓及寅簋文正作「鑒勒」，伯姬鼎則作「攸勒」，宰辟父敦又作「攸革」。薛尚功、王俅諸家皆釋「攸」爲「鑒」，此文亦但作「攸」，蓋古文之「鑒勒」，即詩所云「偉革」也。詩「偉革」凡四見，鄭氏箋或云「鑾」，或云「鑾首」，或云「鑾首垂」。毛公則訓「偉」爲「鑾」，「革」

爲「轡首」。說文無「轡」字，而有「鑿」字，訓爲「轡首銅」。明乎「鑿」之即「轡」也。釋器云：「轡首謂之革。」郭景純曰：「轡，靶勒也。」詩「如鳥斯革」。韓詩作「勒」，明乎「勒」之即「革」也。詩「轡革有鵠」，鄭以「鵠」爲金飾。古文「轡」从「金」，與許叔重訓「轡首銅」合。孔疏謂以「轡皮」爲「轡首之革」，似未達古制矣。伯姬鼎、師毀敦并有「縞必」字，薛氏釋「必」爲「縹」。案：考工記「天子圭中必」，鄭注：「讀如鹿，車縹之縹。」是「必」、「縹」古文相通。此銘亦作「必」，與康成注合。

利卯敦銘

右卯敦銘。文十二行，百四十九字。首云「惟王十有一月既生霸」，又云「卯立中阼，共伯乎即呼」字。令卯，末云「卯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」。文字奇古，不能盡通。大約述其先祖考之勳，令卯嗣厥職，錫以彝器、土田之詞。其二「拜手」、「增手」，即稽首。春秋「曹公子首」，二傳或作「手」，聲同假借也。

利西宮槃銘

右西宮槃銘。凡一十九行，行十九字，第十八行十八字，末行十字，共三百五十字。詞甚奇古，似紀田獵之事。「西宮襄」字凡三見，似是人名。周有南宮氏、北宮氏，則亦當有西宮

氏。何氏姓苑有西宮氏，或即襄之苗裔乎？亡友吳山夫撰金石存，以文有「惟王九月辰在乙卯」字，題爲乙卯鼎。今此器尚存廣陵人家，乃銅槃，非鼎也。予改題爲西宮槃云。

秦

琅邪臺刻石

右琅邪臺刻石。文已漫漶，趙德甫謂：「頌詩亡矣，獨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尚存。」熙寧中，蘇翰林守密，令廬江文勛模搨刻石，即此碑也。今惟存「皇帝曰」以下十行，從臣姓名僅存五大夫楊謬一人爾。都元敬所藏乃宋莒公刻本，止十七字，皆頌詩中語，與此不同。

泰山刻石

右泰山刻石。世所傳者，僅二十有九字。明北平許某于岱頂榛莽中得之，陷置碧霞元君宮東廡壁。此真秦刻也。後人復摹其文，別刻石於泰安縣城之嶽廟。乾隆戊午歲，碧霞宮火而秦刻遂亡。舊搨之存于天壤者，有日少之勢。此本乃益都李進士文藻所貽，視嶽廟重刻本，真如優孟之見楚相矣。吾子孫其永寶之。

元嶧山刻石

右嶧山刻石。傳刻有數本，以西安儒學鄭文寶所摹者爲佳。說文：「攸，從支，從人，水省。」秦刻石嶧山文「攸」作「枝」，今石刻作「𠂔」，疑徐氏傳模之誤。

漢

元五鳳二年刻石

右五鳳二年石刻。文曰：「五鳳二年，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。」凡三行，一十三字。按：漢書諸侯王表，魯孝王慶忌以後元元年嗣，三十七年薨。則五鳳二年當爲孝王之三十三年，與石刻不合。予因取表與本傳反覆校之。如魯共王餘以孝景二年立爲淮陽王，二十八年薨，表與傳并同。計其薨年，當在元朔元年，而表乃以爲安王光之元年。表稱文王峻十九年薨，而傳作十八年。則魯諸王嗣封年歲，史文固多抵牾。此刻出於當時，宜得其實也。

凡居攝墳壇刻字居攝二年二月。

右祝其卿墳壇一、上谷府卿墳壇一，今在曲阜孔子廟。相傳自孔氏墓前移置於此。此二卿疑亦孔氏之裔也。趙德甫不知祝其卿、上谷府卿爲何官。洪景伯据綿竹江堰碑稱「縣丞健爲王卿」，又應劭說「大縣有丞、左右尉，所謂命卿三人」，以證祝其卿之爲縣丞。又據武開明「終吳郡府丞」，而武榮碑稱爲「吳郡府卿」，以證上谷府卿之爲府丞。其說誠辨而核。然洪氏却未見此刻。今距洪氏又五百餘年，而予乃獲見之，斯亦足以傲古人矣。漢書地理志：「祝其，莽曰猶亭；上谷，莽曰朔調。」當居攝之時，郡縣名尚未易也。

利漢中太守鄱君開褒斜道碑永平六年。

右漢中太守鄱君開褒斜道碑。歐、趙、洪三家俱未著錄。宋紹熙末，南鄭令臨淄晏褒始得之，爲文記其事。然其地崖壁斗峻，苔蘚阻深，自晏令作記後六百餘年，罕有津逮而摹搨者。今巡撫畢公撰關中金石記，乃搜訪而錄之。文字古朴，東京分隸傳於今者，以此爲最先焉。鄱本晉邑，以邑爲氏。廣韻：「漢有鄱熙，爲東海太守。」此碑所載鄱君，惜未詳其名字也。

【中岳太室神道石闕銘】元初五年四月。

右中岳太室闕銘。顧氏金石文字記始著於錄。然所見止十三行。其釋文誤以「崇」作「嵩」、「祀」作「起」。近畢氏、翁氏所釋較爲詳審。予諦視第十三行「丞」下似是「江」字、「夏」下似是「西陵」字、第十五行「河東臨」下似是「汾」字，而第二行翁氏釋「冢土岱氣」四字，未敢信其必然也。少室闕題名有「將作掾嚴壽」，此有「鄉三老嚴壽」，蓋即一人，由鄉三老辟掾也。

【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】永和二年八月。

右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。無額，六行，行十字。文云：「惟漢永和二年八月，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，誅呼衍王等，斬馘部衆，克敵全師。除西域之疾，蠲四郡之害，邊竟艾安，振威到此，立德祠以表萬世。」按：漢自安帝以後，北匈奴呼衍王常展轉蒲類、秦海間，專制西域，共爲寇抄。及班勇爲長史，破平車師，西域稍通。順帝陽嘉四年春，呼衍王侵車師、後部。敦煌太守率兵掩擊于勒山，漢軍不利。其秋，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，破之。當時，呼衍之勢日張，而岑能以郡兵誅之，克敵全師，紀功勒石，可謂不世之奇績矣，而漢史不著其事。蓋其時朝多秕政，妨功害能者衆，而邊郡之文簿壅于上聞故也。然千載以後，燕然之銘久已漸滅，而斯刻獨立於風霜冰雪、烟塵沙礫之中，經久而不壞，豈非神物所護持，功雖抑